

楊家將演義



宝文堂书店



裴效维 校订

杨家将演义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26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2 1/4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0·1 定价：1.20元

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 出版说明

我国古典小说，特别是历史演义和公案、侠义小说，同传统戏曲、曲艺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。自元代以来，历经明、清，以迄民国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和曲目，大部分取材于上述各类小说，它们互为影响，不断丰富和发展，流传于民间。但是，这类小说版本杂乱，且疏于清理、校勘工作，建国以后，出版极少，加之十年浩劫，成为禁书，毁坏殆尽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传统戏曲、曲艺恢复上演，传统剧目和曲目的推陈出新工作，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。为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，向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提供研究、参考资料，我们计划出版这套“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”。各书均约请专业工作者搜集、选择较好的版本，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，参阅各本，作必要的勘误和标点。

这套丛书中，有一部分人民性较强，如《杨家将演义》等书。取材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和曲目，几百年来，演、唱极为广泛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。也有一部分如《施公案》等书，历来流传广泛，但争议较大，看法不一。我们将有关这些作品的部分评论，略加摘引，附于书后，以供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有关研究工作者评价该书时的参考。

这套丛书将根据它的不同内容，分别采取公开或内部的两种方式发行。

由于我们的选本不一定准确，校勘、标点也不尽完善，疏忽与错误之处，皆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宝文堂书店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

宋太宗



楊令公

萧太后

耶律沙



楊延昭

八賢王



潘仁美

呼延赞



楊宗保



穆桂英

焦贲

孟良



前 言

杨家将故事，是我国人民喜闻乐道的传统故事之一。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，我国劳动人民、民间艺人和进步文人用各种文艺形式培育了它，使它愈来愈丰富和生动，成为我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束永不凋谢的花朵。因此，对它加以整理和研究是必要的。

杨家将故事的产生是很早的。北宋大作家欧阳修在《供奉副使杨君墓志铭》一文中说：“继业有子延昭，……父子皆为名将，其智勇号称‘无敌’，至今天下之士，至于里儿野竖，皆能道之。”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·居士集》卷二十九）欧阳修此文写于公元1051年，而杨继业和杨延昭分别卒于公元986年和1014年，可见杨家父子死后不久，他们英勇抗敌的故事已在民间相当流传了。而从那时到现在，已经有九百多年了。

到了南宋，杨家将故事不但继续以口头方式在民间传播，而且被说唱艺人编成了话本，罗烨《醉翁谈录》甲集卷一《舌耕叙引·小说开辟》所列南宋话本，已有《杨令公》和《五郎为僧》两目。《醉翁谈录》并不是一部专门的话本目录类书，其所列南宋话本名目不可能很全，由此可以推想，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南宋话本，可能不止这两个。由于这些话本的失传，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杨家将故事的具体内容了，但从当时人的一些笔记中，多少也还可以看到它们的一点影子，如据宋末元初人徐大焯《烬余录》甲编所

载：当时民间已把杨家英雄称之为“杨家将”；杨家将中某些人物的名号，如杨继业长子名渊平、四子名延朗、七子名延嗣，延昭子名宗保等，也都与后来的杨家将小说相符合；此外，当时也已有了杨家将救驾的故事。

《辍耕录》卷二十五所载金院本名目中，有《打王枢密囊》，说明在金代时，杨家将故事已被搬上舞台了。

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，而杂剧作家又往往多从话本和民间传说中取材，因此，深受人民喜爱的杨家将故事，自然也就成为杂剧的重要题材之一了。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关杨家将的元杂剧有五个：王仲元的《谢金吾诈拆清风府》（见《元曲选》丁集上），朱凯的《昊天塔孟良盗骨殖》（见《元曲选》戊集下），无名氏的《八大王开诏救忠臣》、《焦光赞活拿萧天佑》、《杨六郎调兵破天阵》（均见《孤本元明杂剧》第二十二册）。此外，据《北词广正谱》载，关汉卿也著有《孟良盗骨》一剧，可惜全剧已经失传，只残存“青哥儿”曲两句了。当然，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元杂剧，可能不止这一些，但仅从上述五个杨家将戏来看，其内容虽然比不上后来杨家将小说那样完整、系统和周详，而且与小说比较，也不免小有差别，但其主要人物已基本齐全，整个故事的轮廓也已相当清晰。这说明杨家将故事发展到元代，已经比较丰富和完整了。

明代是我国小说的大发展时期，由于小说具有容量大、最便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等特点，因而产生了不少集前人之大成的作品，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。杨家将小说就是杨家将故事的集大成之作，它是在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由文人把话本、杂剧和口头传说中各种分散的杨家将故事加以搜集、整理、改编而成的。当时的杨家将小说

有多少种，我们不得而知，流传下来的有两种：一为《杨家通俗演义》（又名《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》），一为《北宋志传》（即《南北宋志传》的后半部）。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，因此它们的内容大同小异。

有人认为《杨家通俗演义》的作者为纪振伦（字春华，号秦淮墨客）。其实该书最早的明万历三十四年刊本只题“秦淮墨客校阅”，而并无“编”、“撰”等字样；而且秦淮墨客在该书序言中有“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！剞劂告成，敬掇俚语于简首”等语，似乎也不像该书作者的口气。因此，纪振伦是否是《杨家通俗演义》的作者，还值得怀疑。关于《北宋志传》的作者，据明万历年间三台馆刊《南北宋志传》卷首三台馆主人序说：“昔大本先生，建邑之博洽士也，偏（遍）览群书，涉猎诸史，乃综核宋事，汇为一书，名曰《南北宋两传演义》。”“大本”显然是大木之误。大木姓熊，号锺谷，福建建阳人，约生于明嘉靖年间，以编著和刊行通俗小说而知名。因此，此书作者为熊大木，似乎较为可信。

在现存这两部杨家将小说中，《杨家通俗演义》流传较少，影响较小，而《北宋志传》却风行海内，影响较大。《北宋志传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，主要在戏剧方面。众所周知，杨家将戏目的数量之大，在我国戏曲史上是罕见的，而它们与《北宋志传》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；它们或者完全取材于《北宋志传》，如《李陵碑》、《呼延赞表功》、《神火将军》、《孟良盗马》、《穆柯寨》、《洪羊洞》等；或者部分取材于《北宋志传》，如《四郎探母》、《清官册》、《五郎出家》、《金沙滩》、《寇准背靴》等；或者受到了《北宋志传》的启发，从而加以发展和创造，如以杨排风这个杨家烧火丫头为主人公的《打孟良》、《打焦赞》、《打韩昌》等。在这里还应

该提一下《昭代箫韶》。它是清廷内务府编撰的一部以杨家将故事为题材的宫廷大戏，全剧十本，每本二十四出，共二百四十出。据王藏章《升平署志略》载，此剧在清宫廷内曾演出过四次，每演一次，历时达一年零七、八个月，以至更长时间。其规模之大，盖可想见。但这部巨著并非纯粹出于创作，而是“依《北宋志传》为柱脚，略增正史为纲领，创成新剧”（《昭代箫韶·凡例》）。可见它也是在《北宋志传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。由于此书恰好出现于京剧和各地方戏繁荣的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因而对京剧和各地方戏发生过不小的影响，在《北宋志传》和杨家将戏曲之间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。

总之，元杂剧促成了明代《北宋志传》的产生，而《北宋志传》又促成了清代大量杨家将戏曲的产生，充分说明了《北宋志传》与戏曲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。

这次重印《北宋志传》，没有沿用它的原名，而采用了通行的《杨家将演义》之名。这是因为，此书所写主要不是北宋之事，而是杨家将故事，原名《北宋志传》本来就不很确切，这大概也就是通行本所以改名的原因。《杨家将演义》则既名副其实，而又为读者所熟知，因此加以采用。

此书较早的版本，现在所知者有三种：一、明万历年间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，《南宋志传》与《北宋志传》合刊，二十卷，不标回数，其总名为《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》。二、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本，《南宋志传》与《北宋志传》分刊，各十卷，五十回，其全名分别为《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》和《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》。三、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金闾叶岷池刊本，《南宋志传》与《北宋

志传》合刊，各十卷，五十回，其总名为《新刻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传》。后世通行之本，都是从它翻刻的。

以上三种明刊本，现在都不易见到，我们得到的，是三种翻刻本，即启元堂刻本、玉兰堂刻本和体元堂刻本。这三种刻本每卷之前均题“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杨家将传”，而骑峰均题“北宋志传”，说明都出于叶崐池刊《北宋志传》。这三家书坊均不见记载，各书也不题刊行年代，但从纸张、刻印等方面来看，大约都出于清代中期或后期。我们此次校勘，是以启元堂刻本为底本，参阅另外两种刻本，加以标点、分段和订正讹误。因为此书是作为“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”出版的，所以我们的校勘尽量保持作品的原貌，在内容上一般不作任何增删或改动，在文字上也只是改正错别字，统一异体字，订正明显的讹误等。

兹将校勘中的几个具体问题，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原书中有不少矛盾之处，只要我们已发现了的，都予以改正。如第十三回写宋、辽战于瓦桥关，前文说杨业令五郎延德带兵埋伏于关后，又命六郎延昭从正面佯攻诱敌；后文却说“杨延昭引兵从关后攻出”。这里“杨延昭”显然是杨延德之误。又如第四十五回先说五郎延德辞母回了五台山，四郎延朗则已从辽国回来，并住在家中；后文则说六郎延昭染疾，“令婆与延德、宗保、太郡等都来问候”。“延德”应是延朗之误。再如第四十七回的回目是“白胜将阵斩张达”，而正文却是百花公主用流星锤打死了张达。回目与正文不符，因此改了回目而存正文。

二、原书人物姓名混乱，或一人而多名，或一名而异写。如，人所熟知的焦赞又称焦光赞，奸臣王钦又称王钦若，呼延赞的儿子呼延显又称胡延显，森罗国王孟天能又称

孟大能，辽国大将萧天佑、萧天佑、土金秀、吕行德又分别称为萧天左、萧天右和萧天祐、王金秀、李行德。对于这类大约由于音同或形似种种原因而造成刻误等，都予以统一。此外，穆桂英在原书中一律写作木桂英，而其父却又被称为沐羽。据史学家考证，桂英本鲜卑族人，姓慕容，而“慕容”二字快读即成“穆”或“木”音，这大概就是穆桂英或木桂英名字的来历。本来这两种写法都可以，但穆桂英的名字早已约定俗成，妇孺皆知，因而一律改木桂英为穆桂英，其父沐羽也改为穆羽。同样，家喻户晓的佘太君，原书或称之为吕氏。史载杨业之妻为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德良之女，且在山西保德州折窝村有“折太君墓”，可见本姓折。据有人考证，西北人读“折”如“余”音，于是在民间传说中“折太君”就变为“余太君”了。元杂剧已如此，后来的戏曲中也无不如此，因此改吕氏为余氏。至于书中有些人名，不但小说与历史、小说与戏曲和曲艺各不相同，甚至这出戏与那出戏也互有差异，改既很难，改了也会失真，因此一律保持原样，不作任何改动。

三、原书“十二寡妇”之说，其实是不妥当的，因为十二妇女之中，并不都是寡妇，如六郎之女杨七姐，“尚未纳婚”，马赛英之夫杨五郎，虽做了和尚，却还健在。但十二寡妇征西的故事，流传已久，因此只得保留。原书第四十八回在“十二寡妇”各人名下均有双行夹注，分别介绍她们的身份和武艺。如杨七姐这个人物，正文中从来没有交代她的身份，致使有人误以为她是八娘、九妹的姐姐，通过这些注解，才知道她是“六使之女”，八娘、九妹的侄女。因此，保留这些注解虽然不合本书的体例，但对读者了解书中人物却有帮助，因此把它们当作一种特例而予以保留了。

我们的校勘工作，可能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今后能做得好一些。

此外，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，还选录了一部分有关杨家将故事的研究资料，附录于书后。其中有些资料，如《〈杨家将〉考证》，是很粗率的，虽然作了一些校勘工作，但仍不敢保证它们没有错误，希望读者引用时慎重，这是必须说明的。

裴效维 一九八〇年八月